

中国作家

经典文库

陈建功 卷
张欣 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重点作家专卷

I247.7
251
:6

陈建功卷
张欣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田军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(第一辑) 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:100050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244印张

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套

ISBN 7-80145-553-3/I·65 定价:2560.00元(全二十四卷)



目 录

陈建功卷

要叉	(1)
前科	(99)

张欣卷

伴你到黎明	(185)
致命的邂逅	(279)

陈建功卷

要 叉

——谈天说地之七



1

没事的时候，这老爷子爱往宏远宾馆那边看。

隔着一人高的铁栅栏，那边，是宾馆，这边，是老爷子管的停车场。

给老爷子遮阳的大太阳伞，就绑在铁栅栏上。伞底下的阴影里，摆着两个方凳，一个，他坐，另一个，放他的大茶缸。

活儿，就是在停车场这边看汽车，可眼睛，却没少了往栅栏那边瞄。

这谁也拦不住，那边的景儿招人。

好嘛，多高的一栋楼，山似的。这山，还是用银白色的玻璃板一块一块地拼起来的，太阳光一照，就成了一根见棱见方，笔管儿溜直奔天上去的水晶石啦。白天，它闪银光；晚上，一层一层的灯光亮了，它又闪起了金光。锃光瓦亮的小卧车一辆接一辆，开过来，开过去。车上下的人，肥的，瘦的；美的，丑的；黑头发的，金头发的；浑身香气呛人的，胳肢窝臭气熏天的……就冲这，搁谁，眼睛不过去，鼻子也得过去了。再说，谁想拿老爷子干的活儿说事儿，也说不着，人家这边什么也没耽误，出出进进的汽车，哪辆也没少了交停车费。



您还能拦着不让人家往边儿上瞄两眼啦？

轱辘把儿胡同的街坊们，没人不说崔老爷子找了个美差。

“您说，就咱这岁数，您还图啥？图啥？……瞧您，大把儿缸子一端，每天，大宾馆门前看新鲜事儿，月底了还给您点三百来块，舒坦不？乐呵不？这活儿，打灯笼难找！”没事就组织戏迷票友们吹拉弹唱的老头儿李忠祥说。

“老哥哥，自打您去了大宾馆，您的学问可透着见长啊！”那天他骑着那辆小斗三轮车出胡同去上班的时候，又碰上了胡同口剃头的老蔡头儿。

“别这么说，您可别这么说，咱跟大宾馆不沾边儿。咱在人家的脚跟儿底下看车哪！”他哪回也忘不了纠正这一条，他不是蒙事儿的人，绝不往高枝上靠。可也真怪了，谁还都把他往那儿扯。

“看车？您可别小瞧看车。一拧脖子，把学问全看眼里了！”

“对对对，学问大了去了！”他不这么说，还能说什么？

要说街坊邻居的，这么说也沾边儿。不这么着，他能见着鬼子打架吗？好家伙，俩鬼子，一白一黑，从旅游车上扯着揪着就打下来了，黑的揪白的脖领子，白的



揪黑的袄袖子，嘴里骂骂咧咧，边儿上一个挺漂亮的洋妞儿在叽哩咕噜地喊着，劝着，拉着——没跑儿，花案。洋相，洋相，这可真的成了洋相啦！净他妈说中国人跑外边散德行，这老外不也到中国来散德行来啦？这回回去，不得开除党籍？……坐在这儿，不光见着了老外们抢妞儿，还知道老外里还有穷要饭的呢：背着一个背包，骑着一辆租来的自行车，脚蹬在马路牙子上，向宾馆门口出出进进的老外们要钱。他觉得开眼的是，这要钱的老外那派头还挺大，没从自行车上下来不说，说话那神气哪像个叫花子呢，顶多了，像是跟人家商量个事。如果不是有的老外给他掏了钱，他还以为是问路的呢。看了有一会儿，嘬了嘬牙花子，心想，这老外们说到底还是有钱，要饭的跟他一商量，就把钱包掏出来了。要饭的他见过呀，过去，耍骨头的，耍俩钱儿，在大买卖人家的门口，“呱哒哒，呱哒哒”，不唱哑了嗓儿能要出钱来？哪儿跟这位似的……

光是这“洋相”，回来说两条，就够街里街坊开一阵子心的。

何况，他见着的，还不只这些。

“您说，北京有这地界没有：到时候您就去，也不管生熟脸儿，越是生脸儿还越好，伸手，一准儿有您两张儿，发您手里。有这地界吗？”



也没少了在住的那个杂院里，考考同院住的老少爷们儿。

杂院里的人们，甭管老的、小的，全得给问成个哑巴。

这秘密还真的只有成天坐在遮阳伞底下，把宏远宾馆那边的人和事一点一点琢磨个透的老爷子，才能发现。

开始老爷子只是见着这事有点好奇：每天中午和晚上，总有一位穿戴漂亮的丫头走到栅栏那边停靠的小车中间，手里拿着一沓拾块一张的票子，东看看、西望望。这时候，小车司机们就三三两两地凑过去啦，说了句什么，一人从那丫头手里接过两张儿。

隔着栅栏打听，这才恍然大悟：坐车的，进去吃席了。这是给开车的发饭钱哪！

车夫的饭钱打进了那桌席里，发钱的，是餐厅的小姐。

这，已经让老爷子觉得够开眼的了。一会儿挺自豪地想，真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天下，要在旧社会，哪有事？一会儿又算计着这些个车夫们，虽说吃不上席，也够赚的啦。每月要赶上这么几次，也百儿八十块地挣着呢……慢慢的，发现更新鲜的事还在后头：敢情还有那么几位，比那些车夫们更滋润，人家连车夫都不



是，和吃席的也八杆子打不着，可到时候，大大方方地领钱来啦。

这是他对发钱的场面琢磨多了以后才忽然发现的。有那么一阵儿，他觉得有那么一位渐渐地有些眼熟，隔三岔五的就见一面。开始，心说这车夫还真是个福将，赶上给一位吃主儿开车，便宜可不少，后来发现不对，这位哪是开车的呀，他是定点来领钱的呀！——中饭前来一次，骑辆自行车，远远的，靠在马路牙子上，晃悠悠的就走过来了。宾馆的大门口，那会儿正是车来车往，一会儿张局长下了车，一会儿李司令迎过来，握手，招呼，乐乐呵呵……您就瞅那位吧，东瞄一眼，西听一耳，这干嘛哪！大概是得听听里面进去了一位什么人物，宴会安排在什么厅吧。其实，他也是以防万一，到了发钱那会儿，谁问啊。吃席的进去了，发钱的就出来了。那位也大摇大摆地走过去，大摇大摆地领出两张来。司机们领了钱，都开了车，自己奔饭去了。那位呢，回到马路牙子那边，骑他的车，回家。有几次，老爷子甚至看见，当天的晚饭，那位又骑着自行车来了一次。车夫们一拨儿一拨儿，流水似的，谁认得谁？发钱的小姐又不总是一个人。再说了，你就是随便说个张局长李司令的，她又怎么知道今儿来吃饭的有没有张局长李司令？就算起了点子疑惑，反正又不是由她掏钱，她



哪有兴致管这闲事？……

“您瞧，我没蒙您吧？”老爷子给街里街坊交了底，没忘了跟每次一样，和老少爷们儿逗逗闷子，“我说，各位爷，这哪是一家饭庄的事啊，您就可北京找去吧，看去吧，哪家馆子能少了席啊。有胆儿，您就骑上辆车，可北京敛钱去吧，一准儿，过不了仨月，‘小康’？老康的日子都过上了！”

大杂院的街坊们，当然没人冒这傻气，虽说都听着有点眼馋，可有脸有皮的，还真的跟那位似的，可北京的转，饭庄子门口敛钱奔小康？不过，因了老爷子这一段儿，倒给了大家伙儿一个开心的话把儿。

“老爷子，今儿又充车夫去了吧？领回来‘几张儿’啊？”越是年轻的，就越爱跟他逗。

等到老爷子把值夜班时见着那些“野鸡”怎么拉客的“景儿”跟这帮小子们侃了出来，这“话把儿”就更让他们攥得紧了。

“老爷子，您可好，领来那‘几张儿’，连看都不叫咱看一眼，当晚儿就给造啦？……钱是好挣的，您那身子骨儿可是您自己的，悠着点儿！”

“滚！看我抽你！”老爷子骂他们。

……

其实，这是老爷子最开心的时刻。



这时候才影影绰绰地觉出来了，他在那栅栏边儿上是没白呆，长了学问不说，回来，这学问还有用武之地。

这年头儿，老头儿们说的事儿，能他妈让人家当事儿，这就不易。

人哪，老了老了，能找着个长学问的地方，还能找着个抖露这学问的地方，人还图什么？您说，人还图什么？

2

不过，老爷子还是觉得，甭管胡同里的老少爷们儿怎么说，日子也不全像他们说的那样，全那么让人觉得舒心。

别的就甭说了，光说坐在栅栏边儿上往东边瞄吧，不知为什么，真的到了这时候，和坐在大杂院儿里神侃，那心气好像还是不一样呢。

往远处多走几步，宏远大厦跟老爷子看的停车场的对比，就显出来了。

大厦有自己停车的地方，它就在大堂前面的空场上。空场的中央是一座七星连环形的喷水池，布局有些像北斗七星，展开了像一个弯弯的勺儿。四周，停着“奔驰”、“皇冠”之类的卧车，顶次了，也是面包车、



旅游车。淡黄色的栅栏把这空场围了起来，朝南的一面，留出一进一出的缺口。来饭店的车辆进入广场向右手拐个弧行的弯儿，可以进到大堂前一片缀满了射灯的廊子，看门的四个小伙儿中的一个，立刻会迎上来，替来客打开车门，问候，把客人让进大堂……黑莹莹的“奥迪”来了，蓝幽幽的“雪佛莱”走了，大厦前面，好像老是流彩溢辉。到了晚上，从廊子顶上垂到广场中央的瀑布灯亮了，在那灯光的映照下，来来往往的车辆，越发像一条光斑明灭的河。而咱们的老爷子照看的收费停车场，在这位雍容华贵的芳邻的对比下，显得格外寒酸和冷清，就像一个被世态炎凉冷落在一旁的平头百姓。是的，停车场的确和它的阔邻居毫无关系，这是区里的治安部门管辖的地方。来这儿停驻的，更多的是外地进京的车辆，就像是平头百姓家里来的几个穷亲戚：获得特许进京运货的卡车；拉着河北山东一带的人进京旅游的大客车、小面包车……车身上溅着泥点，落满了尘土，它们连洗都不洗，就那么蓬头垢面地趴在那儿，懒洋洋的，没精打采。

一天中，会有那么几辆车开进来，也会有那么几辆车开出去。开进来的，崔老爷子会懒洋洋地迎过去，等司机停稳了车，从驾驶室里下来，他就撕给他一张停车费的收据。从他手里接过几块钱。开走的，老爷子坐在



太阳伞下，远远地看着，连动也不动。到了晚上，停车场上就更冷清了。如果值的是夜班，崔老爷子会在10点钟以前到。骑着那辆带斗的小三轮车，里面放着夜里挡寒的被褥。他把那瘦瘦的一卷夹起来，送进角落上那个木板钉成的小房子里，又走出来，仍然到他经常坐着的，在宏远大厦瀑布灯的余辉里，默默地吸烟、张望。

那个木板钉成的小房真的是太小了，刚好齐齐地放下了一张行军床。对身高膀大的崔老爷子来说，简直是成心跟他过不去。有一次早起，他从小房里出来，正赶上的一位去上班的从门外过。“哟，这里还能把您搁进去哪！”那人惊讶地说。他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好几次从门里一钻出来，都把门外路过的吓一跳。

“没错儿！把我给搁进去啦，跟他妈棺材似的，严丝合缝儿！”老爷子对那人说。

因此，除了值夜班，熬不住了，得进去忍一觉，他决没有进那“棺材”的兴趣。

“这东西，”老爷子曾经站在那小板房的边上，斜眼瞟了他的“棺材”一眼，对一位路过闲聊的老爷子说，“这东西他娘的就像那兔崽子下的一个蛋！”

说到“兔崽子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瞄着威风十足的宏远大厦。



气不忿儿。别看老爷子在大杂院里说起这东西时，非但没气，还有点儿津津乐道，可这会儿，真的面对这“兔崽子”了，倒是越想越有点儿气不忿儿了。

听这口气，这“兔崽子”不塌了，这气不忿儿就没个完。

最气不忿儿的，是天天看见的，在宾馆的大堂门口戳大岗的四个小伙儿。

您瞧他们，脸皮白净净的，一水儿的高个头儿。一人脑袋上顶着一顶红呢子做的、绣着金边的大壳儿帽。他们那身衣服也是红呢子的，肩膀上还扛着肩章。那肩章的四沿儿，还哆哆嗦嗦地垂着金穗儿。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右边那胳肢窝儿里还偏偏要套上一圈金晃晃的绳索子。这身儿行头穿上去，好嘛，怎么看怎么是奔着金圆券上“蒋委员长”那威风去了。就这，就够老爷子嘬一阵儿腮帮子的了。按说，这差使也他妈尊贵不到哪儿去呀，不也就和我年轻时干的那差使差不多，都是看家护院的把式嘛，怎么到了这年头儿，就玩儿得这么花哨啦。

晚生五十年，我一点儿也不比你们鼠霉。老爷子想。

时而又想，花架子管他妈什么用？看家护院戳大岗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还能指望花架子了？就你们



这身板儿，还吃这碗饭哪，也就是今儿吧。

想到这儿，又巴不得小伙儿中过来一个，跟他眼面前拔拔份儿，那他就得跟他盘盘“道”。哼，他们，一准儿，戳一指头就得趴下！

用不了多会儿，就会从这白日梦里醒了来，呵呵地在心里笑自己。又往宾馆那边看看，心里道歉似的给那边递过一句：小哥儿几个，咱们谁跟谁呀，归了包齐，全是看家护院的命，威风？威风在哪儿啊！

老爷子老说自己认命，可他却长着一张死不认命的脸。

谁也说不清，是因为他那鼻子还是因为他那嘴，才让他那脸上老透出那股子死不认命的神气来。是因为腮帮子大了点儿？可您就在北京城找吧，大腮帮子多了去了，人家怎么就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唯独这位，偏偏就显得那么蛮。特别是横在俩大腮帮子中间的两片厚嘴唇紧紧地那么一抿，腮帮子上立马凸起两块疙瘩肉，就凭这俩疙瘩肉，你就得认定鬼神不能近他。不过，您再看看他那双眼吧，您肯定就不会说老爷子的神气全是腮帮子的功劳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那是一双真真儿的目空一切的眼睛。大小姑且不说它了，反正它总好像是眯着一半，把这世界全都扁着往瞳仁儿里搁。

老爷子这神气，大概和他少小习武大有关系。家住